



人有人言，蟲有蟲語。

我是一隻小蟲，許多人把我的同類叫做「昆蟲」，我覺得，這個名稱怪沒有意思的。有一位曾經研究昆蟲四十年的老先生，他的意見和我一樣，他還寫了一本叫做「昆蟲廢」的書，主張把「昆蟲」的名稱廢止，改為「六足類」，我以為，這很符合你們人類「正名」的原則。

正名：聽說現在准許人們更正不雅的人名，「昆蟲」這個名稱雖然不見得不雅，其實很不正確，我贊成改做六足類。因為我們在成長後，胸部有六隻腳，和其他的動物，有兩隻腳的人或猿，四隻腳的狗，八腳類的知朱（知朱非蟲類，不該加蟲旁，古書上稱知朱）大不相同。所以「六足類」成為我們最正確的名稱。在外國也有這個名稱，叫做 Hexapoda（一八二五年 Latreille 氏所訂立）我們很高興願意接受，這個切實有意義的名稱。

分節裝甲：我現在該來自我介紹，我的身體是分節的，一七五八年大生物學家林那氏，就用「分節」（*Articula*）這個字作為我們的名稱，這比「昆蟲」一切實得多。這個外國字實在不該譯作「昆蟲」，既不譯意亦未譯音，毫無科學的意義，譯得一點也沒有「信、達、雅」的味道。

我們的骨骼，長在體內，不像人們長在體內，而且一出生後就全部裝甲，武裝登場，準備為生存作戰。

六足四翅：我的主要特徵是在成長後，胸部上有四翅，下有六足，比所謂「三頭六臂」更為實用。動物類中只有我們才有這樣的裝備，並且是我們最主要的特徵，所以用「六足類」來稱呼我們，才是科學名稱。

- ① 開掘足，適於開掘土壤，如螻蛄之前足。
- ② 跳躍足，適於跳躍，如蝗、蟋蟀之後足。
- ③ 携粉足，能收集花粉，如蜜蜂之後足。
- ④ 步行足，適於步行或疾走，如虎甲蟲之足。
- ⑤ 攀緣足，適於攀緣毛髮，如豬虱之足。
- ⑥ 游泳足，適於水中活動，如龍虱之後足。

- ⑦ 搜捕足，適於搜捕其他小生物，如螳螂之前足。
 - ⑧ 黏附足，能分泌粘液倒懸而行，如蠅類。
 - ⑨ 懸垂足，適於懸掛於他物上，如擬大蚊之足。
 - ⑩ 把握足，交配時能把握雌體，如龍虱之足。
 - ⑪ 清潔足，專為清潔複眼之用，如蜜蜂之前足。
 - ⑫ 紡織足，能分泌絲質以紡織，如紡足蟻。
- 我們的四翅，更是征服天空的利器。人類到了十九世紀末年，才能飛上天空，但我們早已征服了天空，做了多年的主宰。我們行動器官特別多，六足四翅外，還加上一對觸角及口器，比號稱萬能的雙手雙足多了幾倍。

觸角和眼：我們頭上配備着一對神奇的觸角，好像兩根天線，有的種類竟有「雷達」的作用。我們還有「複眼」看遠，「單眼」看近，並能發揮夜間視覺的作用，連同其他精巧的附件，都有良好的性能，絕少發生故障，更用不着特效眼藥來補救。

觸角也有多種的形狀，和多種的功用，如嗅覺、聽覺、輔助捕食、或利於求偶交尾，雄者藉以把持雌體等。

適應：我們能適應一切的環境，世界上任何的角落，都有六足蟲的踪跡，不論為海洋、高山、沙漠、或南北極，均有我們的繁殖區。我們不會暴飲暴食，更不吃損害身體的毒品，如烟、酒等。從來不鬧什麼腸胃病，消化不良症。吸收與循環合乎常規，早起早眠，呼吸清新空氣，從不通宵不眠與荒淫，也沒有精神病與花柳病。

體育：我們的體能，比人類強得太多。我們只有工作，却不知道什麼叫做運動，但出了許多運動的健將。例如：蚤類能跳高達體長的一二八倍，跳遠達體長的二〇八倍。有一種金花蟲，能拖動比自身體重四二七倍的重量。就是最弱小的蟲，也有五倍於自身的牽引力，而人們的牽引力，只有本身的〇・八六倍。

一個小知了（蟬）能發出比人的吼聲還大的鳴聲，青蜓飛行，絕少休息。

萬物之靈的人類，你有這種能耐嗎？你們能夠和我們作對抗比賽嗎？



。雌下雌上，配交雌青

能耐：我們六足蟲中的水馬，能在水面行走，也有的能長久潛伏在水底。非列濱飛蝗，能集合一羣飛渡巴士海峽，擅闖入境，大吃臺灣的甘蔗和水稻，吃完後，揚長而去。

蝶類也能多數集長途飛行，甚至有附着氣流越過海洋的記錄。蜂類能建築合於數學力學的蜂房，不偷工減料，更不會倒塌。蜜蜂製成合於釀造學的蜂蜜和蜂蠟，營養而且滋補，無代價的輸入人類的世界。它們供應最真實的飲料，絕不偷工減料，蜂蠟也合於化工之用。六足的世界裏處處都有一個「實」字。白蟻會在木材中穿孔築隧道，把整座大廈吃進肚裏，使人類受了大害。但牠那種耐年累月不休不眠的功力，是足以震醒懶漢的。

馬此生活在畜畜的胃中，還有會蝕害鉛皮電線的蟲，會比武打鬧的蟋蟀，會做戲的跳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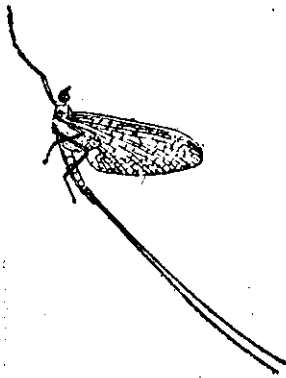
大小懸殊：和你們人類比起來，我們六足類的身體實在太小，有的比馬蟻還要小，幾乎小到用肉眼看不清。最小的，一百個蟲排起縱隊來，才有一寸長，要用顯微鏡才看得清楚。最大的有一尺左右，那是很少見到的。我們的種類很多，至少有幾十萬種，究竟多少，誰也弄不清楚，誰也不知道。有許多蟲學家，畢生從事研究，時時有新種發現。全世界每年約可發現五千新種。

自然平衡：因為種類多，彼此間自然有戰爭，弱肉強食，天演公例，是上天安排的。蟲世界戰爭的結果，却維持了自然平衡 (Balance of Nature)。蟲世界裏原有的自然平衡，一旦加入了人類的干涉，大事種植獨享的谷物水果花木，其餘的全認作野草雜種，去之唯恐不及。又把我們強分為有害有益的兩類，鬧成極不平衡的局面。不平衡嗎，從此永無寧日，掀起了人蟲間萬年的戰爭，大開殺戒，勝負難分。

蟲數：說到我們的蟲口數字，實在大得怕人，一窩馬蟻就有幾十萬口，要一個高雄市的人口數，才能抵得上。

蟲口數雖多，但決不致因蟲口數過密而發生種種的毛病，我們不會製造落塵量個個鼻孔漆黑，以及煩惱大家的噪音。除少數有季節性的鳴蟲外，多數是沉默寡言埋頭苦幹的蟲朋友。

鳴蟲的目的在求婚，並非立異以鳴高，鳴聲大都悅耳，可供人類欣賞娛樂。也不像街上的電喇叭，非法侵犯耳朵，鑽刺到神經裏，心



朝生暮死的浮游

煩意亂。人造噪聲在街頭巷尾處處密布，無處可逃。只有墮下鳴蟲，柔聲細訴，織成詩情畫意。惹得唐朝的王維，吟出「倚杖柴門外，日暮聽蟬聲」的絕妙好句。獄中的駱賓王，也吟成「西陸蟬聲唱，南冠客思深」的詩句。

無所不在：你們到處都能遇見我們，不論是在高空或深水中，人跡不到處也有蟲跡，處處都有我們的殖蟲地。說不定就在你身上的隱秘處，有昆蟲、虱、蚤在做寓公，有如莊子所說「道在屎溺」樣的普遍。當然，我們也免不了為人類傳布病菌。

好蟲：親愛的人類朋友們不要怕，世上確有壞人，也有更多的好人好事，有壞蟲，也有許多的好蟲和有用蟲。

譬如：蜂釀蜜造蠟，供作飲料。蠶寶吐絲可作衣料，我國過去的外銷品，常以蠶絲佔首位，聞名世界，歷時甚久，至今臺灣仍在栽桑育蠶。還有特產蟲品如白蟻、五倍子、膠蟲供作工業原料。

有的六足蟲還可作為食料、藥品、娛樂物、玩賞品、詩畫文學的題材，又可作成美術品，又會飛翔在花間，把世界點綴得更為生動而美麗。更重要的，如果沒有我們來傳布花粉，你們就吃不到甜蜜的水果。許多魚類和鳥類，都由我們供應飼料；土壤裏的肥料，一部份也由我們的遺體所形成。我們對於人類，實在是恩盡義至，有的六足蟲是鞠躬盡瘁，死仍未已。

我們在澳洲曾替人類除草荒蕪。澳洲蠶蟲又渡海來到臺灣，替你們除盡了柑桔上的吹綿介壳蟲。一九三三年又由臺灣遠征到大陸上的上海及浙江，也得成功。

臺灣有人人討厭的大蝸牛，原名食用蝸牛 (Achatina fulica)。蝸牛雖有個蟲旁，却不是蟲，也不是牛，却是掛着蟲牌作惡多端的軟體動物。這是在第二次大戰初期 (三十六年前) 日本下條久馬一博士，為補救當時的本省「肉荒」特意從南洋輸入這種蝸牛十二只 (中途死亡半數) 試養。

投機商人認定是牟取暴利的良機，大事宣傳，當時以每隻日幣五元的高價，在各處推銷，受騙上當者不少。但不久即因蝸牛的肉味不受歡迎，紛紛拋棄室外，任其自生自滅。在短短數年之間，由六隻化成無數萬只，遍布在全島每一角落，做盡了壞事。

有隻手萬能頂着大腦的人類，對於蝸牛却毫無辦法。大家都捉過蝸牛，却捉不勝捉，只好請蟲類來幫忙。有一種窗螢的幼蟲，是吃大蝸牛的好手，已展開蟲牛間戰爭，希望窗螢能勝得這場，造福於人類的戰爭。

人類有時也蠢得可憐，例如曾經一度為日人稱頌為神藥而飼育的九龍蟲 (Alphitobius crassipes) 根本是倉庫中一種可怕的害蟲。

壽命：我們的壽命，遠比人類為短促。但我們除了應有的休息，便是不停的工作和生產，雖有消費，却從不無故的浪費，且常有盈餘。祇要外界濕度

為種族犧牲的雄螻蟻，它的頭部已被雌螻蟻吃掉，還在繼續交配。



的條件允許工作，便沒有假期之可言。如果因此而休眠，也就不食不動，是為未來的作準備，並非偷懶。蟄伏醒來後，更大有作為。例如幼蟲化蛹，蛹化成蟲，成蟲蟄伏醒來後，便是交尾產卵。

生活：我們從來不過節，不過年，也沒有周末與假期，活一天工作一天，或許抵得過人類的幾天，甚至是閑人廢人的一生。不開情緒不發牛騷，天賦的工作完了，便長眠不起，從不延賴着不死，白佔着土地和巢穴，平空消耗生活資料。最著名的短命蟲是朝生暮死的浮游（即蜉蝣）是「浮生若夢，一遊」戲人間之蟲，天賦牠的任務是交尾產卵，雄者交尾後死亡，雌者產卵後死亡。除非尚負有育兒責任的，如守子蜂、負子蟲或尾夾蟲，由於兒女之命，雙親再延長生命。任務一經完成，就立即捨棄生命，從容坐化。我們不用衣食棺木，不佔墓地，不出喪，還養分於大地。蟲道不比人道，我們自認，這樣的措施最美妙，最實在。

沒有閑蟲：蟲世界裏沒有閑蟲。蟬棲樹梢高歌，是在求偶育卵，幼時在地下，更有極長一段艱苦的日子。蝶飛園中，正在物色配偶，達成產卵任務。馬蟻更是忙碌終身。我們六足蟲中不需要養老、退休，也沒有坐公園、看電視、吃閑飯、搓衛生麻將、坐等壽終正寢的閑蟲。

有工作，才有生命，生命之意義在創造，不僅在保守。有創造，後代繼起，雖死猶生。工作期長的壽命也長，如十七年蟬。一種吉丁蟲的幼蟲，可達四十五年。

我們的生命也就是我們的工作歷程，我們祖先的奮鬥史，比人類長得太多，已歷五千萬年，而人類的自然歷史只有五十萬年，算起來還是我們的後輩。

所謂害蟲：自從世界上有了蟲和人，雙雄不能並存，蟲和人一直在進行着不休的戰爭，打到如今，已有幾萬年，還是勝負難分（據 Carpenter 氏）。我

們檢討人類向難控制害蟲的原因，是在於人類的智識程度及經濟狀況各有不同，各人的力量因而分散，不能集中。以這種散漫的力量，來對付意志堅強的蟲類，自然難操勝算。我們六足蟲類以整齊的步伐，時時刻刻向人類乘隙進攻，一點突破，如潮水的湧入，加上快速進攻，人類一時措手不及，無法截堵，往往造成極大的損失。

但看家庭中的蚊、蠅、蟑螂等，幾乎永難清除，當日與人為伍，與牠們同來，無可奈何。除非人類在某一區域內，能集體的絕對整齊清潔，創立有規格的生活，否則的話，人類與蟲類始終並存並榮。人類在田野中，種植一些作物，在蟲類飽食之餘，還有些收成，已是大幸之事。

人類與蟲相爭，人類要想獲得最後的勝利，必須先謀自強之道，必須將智識力量經濟狀況，達到人人提高的程度，才有致勝之望。人類用不一致的步伐，怎能戰勝敵蟲？所以近年來對於數項害蟲，講究共同防治，甚至成為國際間的防蟲組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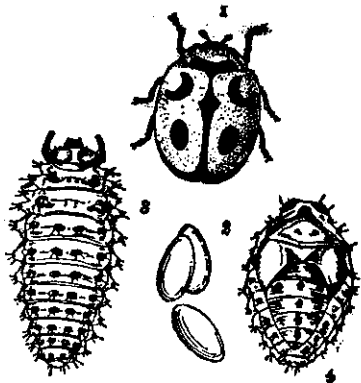
有時兩足類的人，被六足類的蟲，傳染疫病，短期間內，就死了幾百萬幾十萬的人。例如由蚊傳染瘧疾，蚤類傳染鼠疫，過去在某些地區內曾大流行，死亡了極大的人口數字，甚至因鼠疫而斷絕了國際交通。蚊蟲傳染黃熱病為害，曾經延誤了國際間大工程的進行。



歷史上，羅馬的衰亡，由於瘧疾的猖獗。中美洲馬耶文化的滅亡，由於蚊類傳染黃熱病的蔓延。日人佔海南島五年，死於瘧疾者有數萬人。

就近處看：過去的金門，每年春天照例要發生鼠疫，幸而改進衛生，現已絕跡。臺灣近年常發生由三斑家蚊傳染的腦炎，在奪取兒童的生命。

幾乎每個人，都會受到蜂類的進攻，遇到這種情形，除了抱頭鼠竄，忍受蜂刺外，毫無回手之力。以致人們一看到似蜂樣的小蟲，就害怕得很；甚至有人因受蜂刺而傷生。



右：寄螿
幼蟲吃
大蠅牛
的幼蟲
上：澳洲
蠶蟲
1 成蟲
2 蛹，
3 幼蟲
4 卵。

在熱帶地區軍蟻侵入，人類只有趕快撤退逃生。例如：南美洲赤道區有一種陸軍蟻，長達兩寸，組織嚴密，有如軍隊。行軍時場面非常偉大，浩浩蕩蕩，常在數百萬頭以上，大軍所至，雞犬不留，田廬成墟；人類幾乎無法抵抗。尤其當地土人聽到陸軍蟻來了，大家扶老帶小，逃到別處，以免蟻下傷生。（參看電影：馬蟻雄兵）

飛蝗大隊一到，地面上的綠色，一掃而光。大肚山上有土生土長的條背蝗，常取食甘蔗，既不納稅，也不問每噸的成本要多少。

雌雄平等：除了奇特獨行的蟲類外，我們更有合羣有組織的蟲類。

當人類解除了「小脚、束胸」高喊女性革命前，我們社會性的蟲類，早已尊重女性，選她為王。六隻脚，隻隻都是天足，不粉面畫眉，不講三圍之道，更不取媚於雄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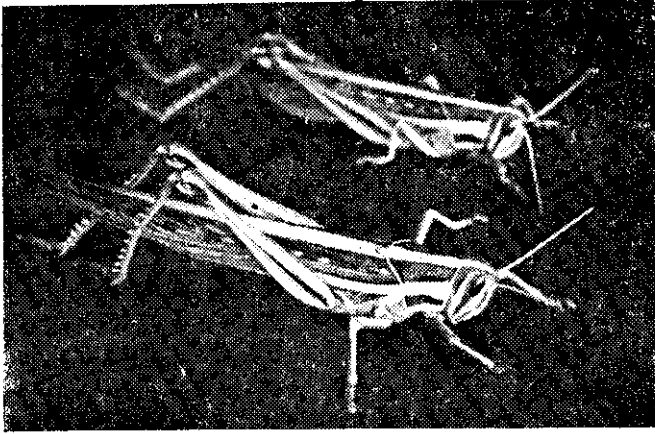
她們只是一味孝順後代，終年大着肚子產卵，例如東非白蟻的蟻后，每兩秒鐘能產下一卵（據 Escherich 氏）。但對已婚的雄蟲，視同廢物，趁活吞下肚去，利用「我的他」，作為後代的養料。

母蟻總在新婚夜交配完，雄蟲猶抱着雌體，新娘就吃下新郎的頭胸，作為補品，好使雌那格外有活力。雄蟲也認為理所當然，葬在太太的肚裏，是最好的去處，依然紳士樣的不動聲色，抱着雌蟲不放。曾有攝影記者，留下這幅珍貴的鏡頭。

在人類創立政府組織前，曾經無數次的流血奮鬥，至今世界各地仍常在紛亂之中，但蜂類蟻類早已有了較完善的制度。它們選定女王，將幾十萬的子民，結合成爲一體，分工合作，有條有理，公平無私的配給食物和住所，有口就有糧，有蟲就有窩。

好客：蟻類對外結交好友，窩裏養着數以千計的食客，容許外來者闖入寄宿。每個馬蟻，都是好客的孟嘗君，而在人間幾千年來，只出了一個孟嘗君。

「蟻者，義也」（見本草綱目），唐韓愈說：「行而宜之之謂義」，蟻以義稱，確名副其實，蟻還



大肚山上吃甘蔗的背條蝗（少銘）

養着大批的蠶牛（Anti-Cow）和菌類，還有紡織織建築住所，食品製造家生產食物，有貯藏食物的活倉庫，那就是蠶蟻。蠶蟻是一種有趣的六足蟲，牠們利用若干工蟻的膝蓋，來貯藏蜜汁，以備不時之需，一直貯藏到腹部腫脹，成爲大圓壺狀，以致無法再貯藏爲止。那時牠們已無法行動，一隻隻用爪將自己握緊，掛在貯藏庫中，經過幾個月，並不移動，一直到九旱季節，食物缺乏時，將蜜汁逐漸擠壓出來，維持羣體的生命，滴滴歸公，從來不貪污中飽。

進步的蟻類：蟻對人的貢獻

也很大，過去在浙江、廣東、福建、臺灣等地以及澳洲，歐陸部有利用蟻類驅殺害蟲的記錄和大規模的應用，在西德及意大利等國，森林中的紅蟻，過去認爲利害參半，無足輕重；近年正在大規模繁殖與保護中，用以防治森林中食葉性之害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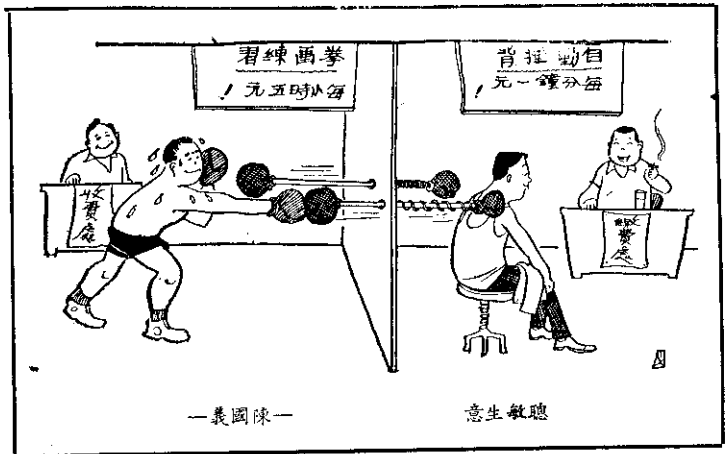
蟻軍出門，列隊而行，交通有規則，個個遵守，從來不出事，見面互爲禮。路上有秩序，才談得上法治。如果交通還未上規道，日出禍事，其他更不用談了。

蟻窩內清潔整齊，沒有骯髒和落塵，一窩內的蟲，從不吵架，沒有一木難喻的經，沒有惡補與打罵。蟲爸蟲媽教育蟲兒，以身作則，用身教不用言教，非常成功。

敬愛的人類，可以人而不如蟲嗎？日出作工，日入休息，大家爲我，我爲大家，遵守着不成文的自然律，好處一言難盡。

我們過着公平、奇妙、有趣的生活，一切安排得可喜可愛，使人類對於我們可敬可怕，因此多少年來，蟲類與人類愈打愈認識。

你們必須知道我們，認識我們，你我之間利害關係密切，時時刻刻同在一起。你們對我們這批六足的小動物，該仔細的研究和認識，先不要自以爲是，瞧不起小蟲。



——美國隊——

聰敏教生